

## <<伯恩的传承>>

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伯恩的传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99517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99510

出版时间：2011-6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罗伯特·陆德伦 Robert Ludlum,[美] 艾瑞克·范·勒斯贝德 Eric Van Lustbader

页数：424

译者：彭临桂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伯恩的传承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伯恩的传承》是电影《谍影重重》原著小说系列最新作，也是罗伯特·陆德伦同属一位经纪人旗下的好友——美国著名惊悚小说家艾瑞克·范·勒斯贝德，在陆德伦过逝以后为其捉刀续写的伯恩小说。

《伯恩的传承》在美国首印就高达100万本，可见伯恩迷们的热情！

故事衔接《伯恩的身份》《伯恩的通牒》，但完全不影响读者独立阅读此书。

在与宿敌“胡狼”的顶尖对决之后，伯恩本以为可以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，不料又出现了一位比“胡狼”更为年轻、冷静的杀人机器——可汗。

不知为何这位有着亚洲面孔的神秘杀手对伯恩带着浓浓恨意，将枪口对准了伯恩和他的家人！

迫不得已之下，伯恩只好去拜访昔日长官兼好友康克林，希望能弄清可汗的来历，没想到有人已经先一步杀死了康克林，还嫁祸伯恩。

于是，美国政府也布下重兵追杀伯恩！

面对腹背受敌的困境，为了自己的清白以及替好友报仇，更为了家人的安危，伯恩只有重拾尘封已久的杀手技艺。

## <<伯恩的传承>>

### 作者简介

罗伯特·陆德伦（Robert Ludlum），1927年出生于纽约。  
罗伯特·陆德伦的《伯恩的身份》《伯恩的通牒》被改编成电影《谍影重重》1、2，风靡了全世界。

他是现代国际惊悚小说之父，开创了“小人物遇上大阴谋”的架构，对后来的惊悚作家影响深远。

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作者丹·布朗曾公开表明他最喜欢“陆德伦的情节布局”。

从1971年的《纳粹档案》开始，陆德伦称霸全美畅销排行榜长达30年之久，直到2001年去世，他一直是惊悚间谍小说的代名词。

艾瑞克·范·勒斯贝德（Eric Van Lustbader），美国著名的惊悚小说家，出生于纽约格林威治村，著有超过二十部畅销小说，被翻译成超过二十种语言。

《伯恩的传承》是他为罗伯特·陆德伦捉刀续写的伯恩小说。

他的其他作品中，充满神秘东方风味的“忍者”系列风靡了无数读者，近年代表作是融合科技和魔幻的史诗大系“珍珠战记”。

他和陆德伦皆是经纪人亨利·摩里逊旗下的作家。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伯恩的传承 楔子 车队正穿越轰炸过后的格洛兹尼大街，车臣反抗军首领卡里德·穆拉特坐在车阵中央，不动如山。

这辆BTR60BP装甲运兵车，是俄军的标准装置，外观与城里的巡逻车一模一样。穆拉特的手下全副武装，挤在另外两辆车里——一辆在前、一辆在后。车队正前往九号医院，是穆拉特用来躲避俄军搜索的六七个藏身处之一。

穆拉特留着深色络腮胡，年约五十岁，虎背熊腰，目光如炬，看起来就是个十足的狂热分子。他很久以前就知道，只有铁腕政策才是最有效的统治方式。

袭哈尔·都达耶夫强行实施伊斯兰教教法却毫无成效时，穆拉特就在场；为报复大屠杀的行动开始初期，他也在场，当时是奥萨马·本·拉登外援的车臣军阀，侵略了德格斯坦，并在莫斯科及伏尔加顿斯克发动一系列轰炸，夺走两百多条人命。

正当矛头指向车臣恐怖分子之际，俄军便猛烈炮击格洛兹尼，整座城市几乎变成瓦砾。

这里的天空整片模糊，不断有烟尘及煤灰遮蔽，闪着刺眼的白炽光线，看起来像是会发出辐射。整座城市断垣残壁，四处可见油料起火的景象。

卡里德·穆拉特从染色车窗向外望，车队正经过一栋巨大笨重、少了屋顶的建筑，外观烧得只剩骨架，内部满是闪烁的火光。

穆拉特哼了一声，转向第二指挥官哈森·阿瑟诺夫，对他说道：“格洛兹尼本来是我们深爱的家园，宽阔的林荫大道上，常有恋人漫步；枝叶繁密的广场中，也常见母亲推着婴儿车的踪影；大马戏团每晚都挤满观众，脸上全挂着愉悦的笑容。

另外，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还会到这里朝圣，欣赏这些让格洛兹尼成为世界最美城市的壮丽建筑。

”他难过地摇摇头，亲切地拍了拍另一个人的膝盖。

“真主啊，哈森！”

“他喊，”你瞧瞧，那些俄国人摧毁了一切美好的事物！”

“哈森·阿瑟诺夫点点头，他比穆拉特整整小十岁，是个精力充沛的人，曾经获得两项冬季运动的冠军，身形肩宽臀窄，天生的运动员体魄。

穆拉特接下反抗军首领时，他就随侍在侧。

现在换他指向窗外，让穆拉特看着车队右侧一栋烧得焦黑的建筑。

“战争开始前，”他的语气严肃，“格洛兹尼是重要的石油炼制中心，我父亲就在那间石油研究院工作。

可是现在，我们不但无法从油井获利，而且这些闪烁的火光，还污染了我们的空气跟水。

”接着，两人便沉默不语，静静看着窗外一栋栋遭轰击的建筑，街上了无生气，只有四处找寻腐烂食物的人或动物。

几分钟后，两人同时转向对方，眼中都带着不忍见同胞受苦的悲伤。

正当穆拉特要开口说话，外面突然传来子弹击中车辆的声音。

他马上就知道，攻击他们车子的是轻型武器，火力还不足以强到穿透车辆的装甲。

阿瑟诺夫保持警戒，伸出手拿无线电。

“我叫前后两辆车的卫兵开火回击。

”穆拉特摇头。

“不必了，哈森。

你想想看，我们伪装成俄军，穿他们的军服，开他们的运兵车，不管攻击我们的是谁，对方都应该算是朋友而不是敌人。

我们应该先确定一下，免得伤到了自己人。

”他从阿瑟诺夫手中拿过无线电，命令车队停下。

“戈契耶夫中尉，”他对无线电话说，“我要你组一支侦察小队，找出是谁对我们开火，但不要杀了他们。

”于是，戈契耶夫中尉带了一组人马从第一辆车出来，在装甲车队的掩护下散开。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他跟着小队走到布满残破瓦砾的街上，肩膀因为酷寒而缩了起来。

他用标准的手势信号，指挥小队分别从左右两边往对方开火的地点聚集。

他的手下受过精良训练，安静而迅速地在断垣残壁中找寻掩护并前进，每个人尽量压低身子，避免成为对方射击的目标。

不过，从刚才到现在都没有枪声再传出。

最后，他们全部一起移动，队形就像一把钳子，这种方式能先把敌人困住，再用强烈的交叉火网击溃对方。

哈森·阿瑟诺夫坐在车队中间，眼睛盯着戈契耶夫小队的集合处，看着他们等待未再传出的枪响。

过了一会，远处的戈契耶夫中尉站起身，对着车队中央用手势来回画弧，表示整个区域已经安全。

卡里德·穆拉特看见信号后，马上走过阿瑟诺夫身边，毫不迟疑下了运兵车，穿过酷寒的瓦砾堆朝小队走去。

“卡里德·穆拉特！”

阿瑟诺夫担忧地喊着，一边跟着他跑过去。

穆拉特不为所动，走向一面倾颓的石墙，那里正是枪声的来源。

他瞥见旁边堆着好几堆垃圾，其中有一具皮肤白如蜡般的尸体，衣服似乎很久前就被剥光了。

就算距离还很远，腐烂化脓的味道依然直扑而来，刺鼻得令人无法忍受。

阿瑟诺夫这时已跑到他身边，拿出了武器。

穆拉特走到了墙边，他的手下站在两侧，手里举着武器。

冷风断断续续狂吹着，在废墟间发出呼啸的嗖嗖声。

晦暗的铁灰色天空此时也变得更阴郁，开始下起雪来，一层薄灰尘覆着穆拉特的靴子，也让他的胡子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。

“戈契耶夫中尉，找到攻击我们的人了吗？”

“报告长官，我找到了。”

“真主一直带领着我，而现在他也引导我到这里来了。”

让我见见他们吧。”

“对方只有一个人。”

戈契耶夫回答。

“一个人？”

阿瑟诺夫大声说，“是谁？”

他知道我们是车臣人吗？”

“你们是车臣人？”

一个细小的声音说。

墙后随即出现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，原来是个还不到十岁的小男孩。

他戴着一顶肮脏的羊毛帽，身上穿着几件薄薄的格子衬衫，外罩一件破烂的毛衣，裤子上满是补丁，脚上裂开的胶靴太大了，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拿来的。

虽然是个孩子，但他的眼神却像成年人，看任何事物都带着谨慎与怀疑的态度。

他站在一颗俄军的火箭炮未爆弹残骸旁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，显然这是他从街上找来准备换钱买食物的宝贝，有了这东西，他的家人就能免于挨饿。

他左手拿着一把枪，右手从腕部以下都不在了。

穆拉特马上别开眼神，但阿瑟诺夫还是盯着看。

“地雷炸的，”男孩以就事论事的口吻说，语气十分令人心疼，“都是那些俄国人渣害的。”

“赞美真主！”

多么英勇的小战士！”

穆拉特喊着，对男孩露出他令人目眩并能消除敌意的招牌笑容——正是这种笑容，让人们愿意支持他，就如铁屑被磁铁吸引般。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“过来，过来吧，”他对男孩示意，一边举起两只手掌，“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是车臣人，就跟你一样。

“如果你们跟我一样，”男孩说，“为什么你们要开俄军的装甲车？”

“要躲开俄军这只大野狼，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，对吧？”

穆拉特看见男孩手上拿着一把格鲁扎手枪，接着眯了眯眼，发出笑声。

“你拿着一把俄国特种部队的枪，非常勇敢，所以我一定要给你点奖励，对吧？”

穆拉特跪在男孩身边，问他的名字。

男孩告诉他以后，他便说：“艾兹诺尔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我是卡里德·穆拉特，我的目标是摆脱俄国的枷锁，得到自由。

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我绝不会对车臣同胞开枪的，”艾兹诺尔说，接着用断掉的那只手指着车队，“我还以为这是zachistka行动。

他指的是俄军寻找可疑叛乱分子、接着进行肃清的一项丑陋任务；在这项行动中，有超过两万的车臣人被杀，两千人就这么直接消失不见，另外还有无数人受伤、残废、遭受强暴等。

“俄军杀了我爸爸，还有我几个叔叔。

如果你们是俄军，我会把你们全杀光。

他的脸上突然露出愤怒与挫败的表情。

“我相信你会的。”

穆拉特严肃地说，然后从口袋拿出几张钞票，男孩把枪塞进腰带，用完好的那只手接过去。

穆拉特倾身过去，轻轻对他说话，语气像是要跟他密谋某件事，“你听好，我会告诉你哪里可以买到这把枪的弹药，这样下次zachistka行动时，就能派上用场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艾兹诺尔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卡里德·穆拉特小声讲了几个字，接着站起身，拨了拨男孩的头发。

“小战士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愿真主保佑你。”

穆拉特跟阿瑟诺夫看着小男孩一手夹着俄军火箭炮未爆弹，费力地爬回瓦砾堆中，接着他们便走回车上。

阿瑟诺夫厌恶地哼了一声，用力甩上车门，隔绝了外面的世界——艾兹诺尔的世界。

“你让一个孩子去送死，心里不会过意不去吗？”

穆拉特看着阿瑟诺夫。

他胡子上的雪已经融化成小水滴，让他在阿瑟诺夫的眼中看起来就像礼拜仪式的伊玛目imam，指伊斯兰教的教长，亦可当成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，常作大写。

——译者注，以下同。

，而不是军队的指挥官。

“这个孩子，他要吃饭，要穿衣服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他剩下的家人，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大人——我给了他希望，还有目标。

总之，我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”

阿瑟诺夫的脸孔因为不满而显得严峻苍白，并露出悲哀的眼神。

“俄军炮火会把他打成碎片的。”

“你真这么想吗，哈森？”

你认为艾兹诺尔很笨，或者粗心大意吗？”

“他不过是个孩子。”

“只要播了种子，就算在艰困的环境也能长出嫩芽。

事实就是如此，哈森。

人的信念与勇气会滋长并散播开来，很快地，会从一个人传到十个人，二十个人，一百个人，一千个人！

“但我们的人民一直在受苦，他们被谋杀、强暴、殴打，不但挨饿受冻，还像畜生一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样遭到囚禁。

光靠你说的根本不够，卡里德。

一点也不够！

“你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缺乏耐心，哈森。

”他握住对方的肩膀，“这个嘛，我也不用大惊小怪，对吧？”

阿瑟诺夫看见穆拉特怜悯的眼神后，便咬牙切齿别过头去。

强风吹着雪花在街上打转，有如进入出神状态而不断旋转舞蹈的苦行僧。

穆拉特见到自己的话似乎发生了效力，“要有信心，”他用平静且像是在进行圣礼般的口吻说，“要相信真主，还有那位勇敢的男孩。

”十分钟后，车队在九号医院前停下。

阿瑟诺夫看了下手表。

“快九点了。

”他说。

由于要接听一通极为重要的电话，所以他们两人坐在同一辆车上，否则这么做可是违反安全措施的。

穆拉特往前倾身按了一个钮，隔音装置便缓缓升起，将他们与前座的驾驶和四名侍卫隔绝开来。前座的人也都受过良好训练，眼睛直视着防弹挡风玻璃外的前方。

“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，卡里德，告诉我你有什么异议吧。

”穆拉特扬起粗厚的眉毛，表示他听不懂，尽管阿瑟诺夫看得出来他是假装的。

“异议？”

“难道你不想得到属于我们的东西吗？”

卡里德，真主赐予我们的东西？”

”“你太激动了，朋友，我太了解你了。

我们已经并肩作战多少次——一起杀敌，也救过彼此的性命，是吧？”

你听好，我愿意为同胞流血。

看着他们受苦，我也感到无比愤怒，这点你应该比任何人更清楚。

但历史告诫我们，要提防欲望最大的人。

我们的提议结果——“是我们的计划！”

”“对，计划，”卡里德说，“我们要考虑结果会如何。

”“小心谨慎，”阿瑟诺夫不高兴地说，“又是小心谨慎。

”“朋友啊。

”卡里德·穆拉特一边笑，一边握住对方的肩膀，“我可不想出什么差错。

粗心的敌人是最容易击败的，你一定要有耐心。

”“耐心！”

”阿瑟诺夫啐了一声，“你没跟刚才那个男孩说要耐心。

你只是给他钱，告诉他去哪里买弹药。

你让他去跟俄军对抗。

我们每拖延一天，就可能几千个像他一样的男孩被杀掉。

我们在这里作的决定，可是会决定车臣的未来。

”穆拉特用大拇指压在眼皮上绕圈。

“还有其他办法，哈森。

总会有其他办法的。

也许我们应该考虑——“已经没有时间了。

通告已经发布，日期也确定了。

导师是对的。

”“对，导师。

”卡里德·穆拉特摇摇头，“又是导师。

”就在此时，车内的电话响起。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卡里德·穆拉特看了看他信任的伙伴，接着平静地按下通话钮。

“是的，导师，”他用恭顺的语气说，“哈森跟我都在，我们正等你下指示。”

在车队停驻处的上方，有个人蹲伏在一栋大楼屋顶，手肘放在护墙上。

护墙上摆着一把芬兰制的萨科TRG41手动式狙击枪，是他自己改造过的。

由铝及聚氨酯制成的枪托大幅减轻了枪的重量，而且一样精准致命。

他穿着有保护色的俄国军服，与他亚洲人的面孔还算搭配。

在军服外，他佩戴了一组轻型的克维拉Kevlar，美国杜邦公司发明的一种高性能纤维的商标，此种材质具高韧性，质量又轻，可用于防弹衣、安全带、工业建筑增强材料等众多方面。

吊带，上头挂着一个金属环。

他右手握着一个烟盒大小的金属黑盒，上头有两个按钮，显然是某种无线装置。

他很平静，浑身散发慑人的气息，仿佛他能利用、操控沉默，并把它当成一种武器。

他的黑眼珠看着整个情景，街道跟眼前的建筑全都不过是舞台搭景。

他计算着从车上出来的士兵人数，总共有十八人：三辆车的驾驶全在车上，而中间的车辆里至少有四名侍卫，两名首领也在里头。

等到叛军士兵走进医院确认安全，他按下了黑盒上方的钮，C4塑胶炸药随即引爆，炸垮了医院入口。

爆炸的强大力道震动着整条街，车子也因此摇晃。

在爆炸中直接受到冲击的叛军要不直接炸成了碎片，要不就是让倒塌的碎石瓦砾给压垮，但他知道至少还有几个人已经走到医院深处，并未受到太大波及，他的计划中已经料到这点了。

第一次爆炸的声响还在回荡，尘土还在空中飞舞时，他看了看手中的装置，又按下黑盒下方的钮。

在车队前后的街道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爆炸，把坑洞满布的碎石路炸得更不成样子。

正当两次爆炸下的生还者跌跌撞撞准备起身，这名刺客拿起了狙击枪，动作有条不紊，从容不迫。

枪里已装入特制的非碎裂子弹，为了适合枪管大小，子弹口径也是最小的。

透过红外线狙击镜，他看见三名只受了轻伤的叛军准备离开医院，他们跑向中间那辆车，一边大喊要里面的人出来，以免下一次爆炸把这辆车炸烂。

他看着他们打开右手边的车门，让哈森·阿瑟诺夫和一名侍卫先出来。

这么一来，车上就只有一名驾驶，三名侍卫，以及卡里德·穆拉特。

阿瑟诺夫转了个身，他便把狙击镜对准头部，看见阿瑟诺夫灰头土脸的表情，接着他便熟练地移动枪管，对准阿瑟诺夫的大腿。

他扣下扳机，阿瑟诺夫马上抓着左腿，边大叫边倒了下去。

一名卫兵跑向阿瑟诺夫，把他拉到隐蔽处。

剩下的两名卫兵确定了子弹发射的位置，马上跑过街进了刺客所在的大楼。

此时，医院侧门出口跑出三名叛军。

刺客丢掉狙击枪，看到载着卡里德·穆拉特的车子开始倒车。

他听到下方及后方有叛军跑上楼梯的声音，却还是不疾不徐地在靴子底装上钛与金刚砂制成的鞋钉。

接着，他拿起十字弓，发射了一条绳子到中间装甲车的后方，然后在护墙上绑紧绳子，确认已经牢固。

叛军的喊叫声从后面传来，他们已经到他正下方的楼层了。

车子的前方面对着他，驾驶正试着把车子开出大块混凝土及花岗岩的碎片中。

刺客看见两片闪着微光的挡风玻璃——这是俄军还没克服的问题：由于防弹玻璃太重，所以挡风玻璃必须分成两片安装。

这辆运兵车的弱点，就是两片玻璃中间的金属条。

他用吊带上的金属环扣住绳子，此时后方的叛军已经打开门，出现在离他一百英尺处。

他们发现刺客后，便举起武器边跑边开枪，却突然被爆炸的火球吞没，原来刺客昨晚在这里安装了剩下的C4塑胶炸药。

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他头也不回，试了试绳子，便从屋顶上跃下。

他顺着绳子滑下，举起双脚，让鞋钉对着车子的驾驶。

现在就看他滑下的速度与角度够不够，能让他击破两片防弹挡风玻璃中间的金属条。

如果他稍微在绳子上卡一卡，那么金属条就可能撑得住撞击，而他的脚则可能断掉。

撞击的力道从他脚部传上来，震动着他的脊椎，鞋钉顺利撞倒了金属条，而挡风玻璃也因失去支撑而向内塌。

他穿过挡风玻璃，进到车子内部，一块玻璃击中了驾驶员的颈部，差点就把整颗头给削掉了。

刺客马上转向左侧，前座卫兵身上全是驾驶员的血，他正准备拿起手枪，但一发子弹都还没发射，就被刺客扭断了脖子。

坐在驾驶员后方的两名侍卫对他猛烈开火，但他拉起前座卫兵的身体挡下子弹，接着拿起卫兵身上的枪，一发一个，命中了二人的额头。

现在就只剩下卡里德·穆拉特了。

这位车臣领袖脸上充满愤恨，用力踢开车门，呼叫自己的手下。

刺客扑向穆拉特，使得他庞大的身躯摇摇晃晃；穆拉特突然猛力一咬，差点咬掉刺客的耳朵。

刺客很沉着，不疾不徐，甚至还有点高兴，他抓住穆拉特的喉咙，盯着对方的眼睛，然后用大拇指戳进他喉头下方的环状软骨。

穆拉特的喉咙里立刻充满鲜血，使他窒息，慢慢失去了力量。

他的双手一阵狂挥猛拍，打在刺客的脸上和头上，但完全没有作用。

穆拉特快被自己的血给淹死了，他的肺鼓胀着，呼吸变得不顺畅，愈来愈困难，最后吐出鲜血，翻了白眼。

刺客丢开穆拉特松软的尸体，爬回前座，把驾驶员的尸体推出门外。

在其他叛军能够反应之前，他已经打挡踩下油门。

就像赛马刚出闸一样，车子猛向前冲，飞驰过地面的瓦砾与柏油碎石，接着突然消失不见，因为直接掉进了刚刚爆炸轰出的大洞里。

一开进地底，刺客随即换到高速挡，在只比车子大一点的下水道里加速前进；这种下水道是俄军特别加宽的，目的是为了偷袭叛军据点。

金属挡泥板刮到混凝土墙面，迸出一大堆火花，不过现在他安全了。

这项行动的结果跟他一开始的计划相同，而且过程完美无缺。

午夜过后，有毒的云雾逐渐散去，天空终于看得见月亮。

空气中满是岩层烟尘，让月亮呈现淡红色，而月亮发出的微光，也不时被地面仍在燃烧的火光给遮蔽。

两个男人站在一座钢架桥上，桥下缓慢流动的水面，映照着在战火中烧焦的断垣残壁。

“解决了，”第一个人说，“卡里德·穆拉特已经被杀掉，而且他的死状会造成极大震撼。”

“正合我意，可汗，”第二个人说，“我交付给你的任务都能完美达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他比刺客整整高了四英寸，肩膀平整宽阔，双腿很长。”

他的外表有一处缺陷，就在左半边的脸部和颈子，完全光滑无毛，显得很怪异。

不过他有种天生的领袖魅力，是个不可小看的人物，不管在公众论坛，或者充斥暴力的黑街暗巷，显然他都能轻易掌握住大权。

可汗心里还在想着穆拉特临死前的眼神。

这种眼神在每个人身上都不相同。

可汗知道，人们的眼神中没有共通处，因为生活方式不同，所犯的罪恶也不一样，就如雪花的构造，完全不会重复。

在穆拉特的眼神中，到底有些什么？

不是害怕。

有惊讶，当然也有愤怒，不过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——毕生志业未竟的悲伤。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这种临死前的眼神，永远无法透露出对方完整的心情，可汗心想。

他想知道穆拉特的眼神中，有没有遭受背叛的讯息？

穆拉特究竟知不知道，是谁要刺杀他？

他看着史蒂朋·史巴尔科手里递来一个装满钱的信封。

“你的酬劳，”史巴尔科说，“还有奖金。”

“奖金？”

“一谈到钱，可汗的注意力马上回到现实，”之前没提过奖金的事。

史巴尔科耸耸肩，淡红色月光让他的脸颊跟颈部反射出血红色光芒。

“卡里德·穆拉特是你替我完成的第二十五件任务。”

你可以把这当成周年纪念的礼物。

“你真慷慨，史巴尔科先生。”

“可汗直接把信封收了起来，没有检查，因为在对方面前这么做是很不礼貌的。”

伯恩的传承00“跟你说过，叫我史蒂朋就好了。”

我不也直接叫你可汗。

“那不一样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可汗站着不动，一阵沉默，这让他看起来变得更高、更壮。”

“我不用解释给你听，史巴尔科先生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史巴尔科说，一面做出安抚的手势，“我们可不是陌生人，而且我们共同拥有很多秘密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此时，在格洛兹尼郊外某处发生了爆炸，火花照亮了夜晚，枪支开火的声音传到这里，听起来只像是小孩玩的烟火而已。

终于，可汗说话了。

“在丛林里，我学到两件极为重要的事。”

第一，除了自己，绝对不相信别人。

第二就是要观察出文明最细微的部分，因为只有了解自己身处之地，才能将你与混乱脱序的丛林区隔开来。

“史巴尔科凝视可汗许久，在他眼中见到郊外枪支交火断断续续的光芒，这让他外表看起来像个野蛮人。”

史巴尔科想像他独自置身丛林，不但饱受贫苦，而且四周充斥贪婪、放荡与嗜杀。

东南亚的丛林自成一个世界，是个野蛮、恼人、自有其生存法则的区域。

可汗究竟如何在那种地方存活下来，而且还相当活跃，实在是个难以理解的谜——至少史巴尔科是这么想的。

“我想我们的关系可不只是商人和顾客。”

“可汗摇摇头。”

“死亡有种特殊的气味，而我在你身上闻到了。”

“我也在你身上闻到了。”

“史巴尔科脸上缓缓露出笑容，”所以你同意了，在我们之间，还是有某种特殊的关系。”

“我们都有秘密，”可汗说，“不是吗？”

“我们都崇敬死亡，并了解死亡的力量。”

“史巴尔科边说边点头同意，”我有你要的东西。”

“他递出一个黑色资料夹。”

可汗直视史巴尔科的眼睛，看了好一会儿。

他敏锐察觉到史巴尔科的高傲态度，这让他非常不能忍受。

不过他早就知道该怎么应付，对于这种攻击，他只是露出笑容，掩饰面具下的愤怒。

在丛林里，他还学到另一件事：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的行为，常会导致无法挽回的错误；所以一定要

## &lt;&lt;伯恩的传承&gt;&gt;

耐心等待，静下心来，才能成功报复对方。

他接过资料夹，故意般急忙打开。

里面有张纸，上头打了三段简短密集的叙述，另外还放了张照片，上面是个男人的英俊面孔，照片下方有个名字：大卫·韦伯。

“全部资料就这些？”

“这是我们众多情报来源中挑选的，这已经是能收集到的所有资讯了。”

史巴尔科说得非常顺畅，可汗确定他早就练习过这番说辞。

“我们现在讲的可是这个人？”

史巴尔科点点头。

“毋庸置疑。”

“一点也没有？”

“远处的光亮愈来愈明显，可见战火已更加激烈。”

他们听得见迫击炮的声音，接着是一片弹如雨下。

天上的月光，似乎因此变成更深沉的红色。

可汗眯起眼睛，右手因为憎恨而慢慢紧握住。

“我完全找不到关于他的蛛丝马迹，还以为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就某方面而言，”史巴尔科说，“他是死了。”

他看着可汗走过桥面。

接着，他拿出一根香烟点燃，吸了一口，再不情愿地吐出来。

等可汗消失在阴影中，史巴尔科就拿起手机，拨了通越洋电话。

对方接起后，史巴尔科便说：“他拿到档案了。”

“事情都就绪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长官。”

“很好，等到你那里午夜之后就行动。”

“……”

## <<伯恩的传承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如果你明天还有正事要办，这时候千万别翻开陆德伦的小说！

&mdash;&mdash;芝加哥太阳报 对陆德伦的无数读者来说，这本书的出版是天大的好消息！

&mdash;&mdash;每日快报 即便已过世，陆德伦仍然是间谍小说的大师！

&mdash;&mdash;美国亚马逊 任何一部陆德伦的小说都胜过六部其他惊悚小说家作品的总和！

&mdash;&mdash;纽约时报

<<伯恩的传承>>

编辑推荐

他是拥有全世界最多读者的作家，他是永远的惊悚间谍小说之王。  
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：The Bourne Legacy

<<伯恩的传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